

朱子大全

冊  
五

李平大墓

一  
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書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戊申八月十四日

熹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尋當登徹昨日先所遣人還拜領  
鈞翰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進職疏恩奉祠得請  
又出陶鑄尤以銜戢然而丞相方且歆然深以前日不能  
力辨是非爲病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己之周又不自勝其  
愧仰也崇福謹已拜命矣嫌名之喻曲荷記存此於禮律  
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進職之恩則有所未安者蓋方  
以避仇自列而彼黜己升內揆於心尙覺未免上九輦帶  
之嫌况於他人豈容戶曉且於近制此等遷除雖非德選  
亦必有所託以爲號今此何名也哉又况溫陵之行情狀  
未白此必怏怏尙有餘言且其爲人亦嘗頗有時譽今日

之去遠近必有爲之不平者異時得以藉口則非獨爲熹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以爲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之際本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於左右拘牽倍費財處而卒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此則熹之所不敢言而丞相之明其自知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今有公狀申省并以劄子遍懇羣公語悉由衷卽非備禮切望矜察早賜開陳得遂鄙懷乃荷大賜昨辭遷秩想亦已蒙鈞念若猶未上得并與將上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辭免文字修寫方畢更一二日始得遣人未知所請竟如何然亦作一奏疏極道所懷此儻可爲行止之決耳山間殊不聞外事只前月得都下書聞以諸人薦士之故近

列有橫議者不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能去除不惟善類立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久渴仰無量顧無可入城之理坐成阻闊柰何柰何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間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掇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

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况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尙未聞可報踖蹐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北僥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尙且柰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

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忤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尙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爰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卽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

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與周丞相書

熹間者側聞光膺詔冊進保帝躬體貌益隆中外交慶熹既不獲追隨班賀之末又不獲以時奏記少見下懷瞻望門牆徒增悚惕前此率易申懇伏蒙寵賜教答誨喻丁寧眷念有加尤深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憂懼之深莫知所措區區鄙志前已具陳既未能有以上動朝聽則亦不敢復申其說今者具狀獨以范參政進職近例爲請伏惟丞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予奪與熹之辭受其當否得失皆曉然矣然朝廷於此本無愛憎之私但爲偶失參照則亦未爲大闕獨使熹竊非其據而幸討論之不及則其辱

大矣熹雖無狀竊深恥之萬一此請不遂熹豈容但已蓋  
與其閔默冒受寧以罪戾竄斥爲有榮耀也然熹之本心  
亦豈樂爲是亢激者狀中已備言其曲折矣并乞深察而  
力陳之庶幾聖主有以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熹  
之幸而免使丞相分上又添此一段不了事則亦不爲無  
補也前書率爾之言無足采取過荷開納愧悚良深顧今  
自謀之拙進退失據亦不復能爲門館計矣袁侍郎歸來  
道間一見語殊未款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乏尤  
甚未能自力念之不能忘也承問之及因輒布之疾病餘  
生無從復望履舄伏惟深爲天下之重千萬自愛熹不勝  
至願

與李誠父書己酉五月二日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聯深以爲慰比日

清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不試然其心未嘗忘  
當世也門人弟子旣不足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  
其業學者之望蓋非常人之比况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  
有志於治而外則夷虜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結國  
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帛之秋也尊兄  
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區更願一意爲國無徇常  
日往還厚善之私深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  
使陰消於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  
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託契深厚不敢效常人  
進諛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審尊兄以爲如何胡  
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彊人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  
能遂其言何耶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塞責此相輕之  
甚謂兄必不能爲薛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幸深

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辭免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久爲賢者之累尤以慚悚  
今復遣此人乃漕司借來省狀公劄已與錢令自投矣只  
煩因見扣之狀藁錄呈區區卑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  
云立節抗論却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蓋平生辭官只  
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也所  
云如有差妄却與此事體不同若是本等差遣力所能堪  
豈有不受之理但名位超躡或非力所辦則亦不得不辭  
耳清源之說尤非所敢聞者中固不見容外亦非所堪衰  
晚如此精力昏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卽是一日  
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何事來書  
所云非甚利害不暇謀人者何見事之遲耶觀二諫之去

江夏之升此乃不犯手勢而幹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南臺西掖乃爲差彊人意者然不清其原而窒其流恐徒費力而無補也況南牀擊去新諫此已明與之忤渠旣不得志必須更尋一枚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爲計此事不遠計只在旦夕矣可因見痛針劄之此公雖未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不會罵人須力從與之以速爲上稍遲一日卽壞一日事矣二諫之去必須有曲折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箇做有箇不做無如此依違僥倖之理彼之隱忍回互蓋曰將以有爲也而所就者亦止如此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果去禍根却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曰無後段不知

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時此事苦痛更是無告訴處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誠父遷後相見否聞渠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回戈奮擊且得不爲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蕭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憤憤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全不濟事熹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否諸公之意非不欲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減太多難可否耳若未定論且守前說爲佳過了此番又無時可理會也紹興和買熹向有一說欲減總額零數十四萬中減其四萬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物力貫頭均敷庶幾重者得輕而元無者所增亦不至重後來不會上得鄭書赴鎮時曾寫與之不知渠後來如何

區處也廣西鈔鹽只是州縣苦之必不至大爲民害今復官賣却須有害民處以本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沉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古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爲此也若只如此泛泛度日卽恐枉得道氣之名而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也千萬留念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示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先生教誨所論無非此事感念疇昔不勝悲歎又喜家學有傳遂爲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而在今日尤爲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爲迂闊之常談道學之邪氣者鮮矣尊兄旣發其端此必已爲彼等所惡

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  
一言以爲平生議論之本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  
不論甚事都從此話上推出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  
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幾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  
爲一事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爲一事則內外精粗不相聯  
屬而真不免乎迂闊之譏矣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拈  
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見效矣恢復一事以今  
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  
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人是第  
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脩政事  
之意而稍指切今日晏安放倒之弊乃爲有力耳至於分  
察職事計亦默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徇偏詞爲  
善而覆護善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

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況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在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既承下問不容不盡耳

答王謙仲劄子

云云不勝千萬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歆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感甚感顧熹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廢學意見愈益闊疎其將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槩風烈凜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略蓋素所蓄積也今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亦有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爲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皇皇汲汲而坐以待旦者唯明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昨具短劄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鈞  
慈還賜手教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鑄喻丁寧褒與隆  
厚仰認至意尤切凌兢誠宜卽日拜命便道之官服勤職  
業深求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知遇使令之意而疾病之餘  
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  
公牘再干朝聽而別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丞相國公詳  
加省覽特賜矜憐曲爲敷陳仍畀祠祿使得卒逃吏議以  
遂餘生則熹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知熹之實病誤  
謂尙堪使令不忍終身置之閑散則謀議之官若蒙陶鑄  
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太優不敢有請伏惟相公試詳度之  
但熹雖出終不能久近則半年遠則周歲決須再有所懇  
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便與祠祿之爲便耳抑嘗聽於道路